



中外美文极品

恩 泽

博大与细微·最美的亲情

李晓琪 / 编



海南出版社

中外美文极品

恩 泽

博大与细微 · 最美的亲情

李晓琪 / 编



海 南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恩泽 / 李晓琪编. - 海口:海南出版社,2000.12

(极品美文丛书)

ISBN 7-80645-902-2

I . 恩… II . 李… III . 散文-作品集-世界

IV . 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6918 号

恩 泽

李晓琪 编

责任编辑 刘国尧

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70216·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·电话:6812761)

新华书店 经 销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

2001年2月第1版 2001年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0 插页 3

字数:210 千字 印数:1-8000 册

书号:ISBN 7-80645-902-2/I·74

定价:19.80 元



天大地大，不如爹娘的恩情大；河深海深，不如美好的友情深。世俗沉落，浮华荡尽。人生还想要什么？人生还剩下什么？请品读这些关于亲情和友情的经典文字吧。世上真情，人间大爱，震撼心灵——我们的生命临风的枝条，它响遏行云的豪迈，来自它深入泥土的根本。

ISBN 7-80645-902-2

9 787806 459027 >

ISBN 7-80645-902-2 / 1 · 74

定价：19.80 元

目 录

上 卷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父亲、儿子与我 | 3 |
| [美国]沃特·哈林顿 | |
| 跟爸爸跳舞..... | 7 |
| [美国]让·杰弗里·吉尔逊 | |
| 幼犊 | 10 |
| [美国]克莱奥尔 | |
| 妈妈,你从没有告诉过我..... | 15 |
| [美国]杰弗里·L·艾恩 | |
| “我最爱你” | 18 |
| [美国]埃玛·邦博克 | |
| 继母的心 | 24 |
| [美国]林恩·施南伯格 | |
| 鲜花中的爱 | 29 |
| [美国]佳迪·库尔特 | |
| 岳父大人在上 | 32 |
| [美国]麦尔·拉扎鲁斯 |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半份儿礼物 | 36 |
| [美国]罗伯特·巴里 | |
| 第一次打猎 | 40 |
| [美国]阿瑟·戈登 | |
| 母亲的复活节礼帽 | 43 |
| [美国]约瑟夫·蒙宁格 | |
| 父亲的爱 | 47 |
| [美国]杰克·坎菲尔 | |
| 花 | 51 |
| [美国]诚然谷 | |
| 地震中的父与子 | 53 |
| [美国]马克·汉森 | |
| 父亲的歌 | 56 |
| 玛丽琳·摩根 | |
| 你是我的词典 | 62 |
| 露丝·辛德拉斯基 | |
| 深情的祝福 | 67 |
| 弥尔德莱德·莫丽丝 | |
| 订婚的消息 | 71 |
| [英国]阿诺德·贝内特 | |
| 回忆中的家 | 76 |
| [德国]爱丽希·克斯特纳 | |
| 别哭,妈妈 | 78 |
| [俄国]阿琳宁娜 | |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信 | 80 |
| 〔前苏联〕尤里·里希特 | |
| 新年 | 83 |
| 〔前苏联〕维·罗申科 | |
| 父爱 | 88 |
| 〔挪威〕勃·洛芬宁根 | |
| 结婚礼物 | 92 |
| 〔捷克〕雅·哈谢克娃 | |
| 水仙花 | 97 |
| 〔日本〕舟越保武 | |
| 天堂回信 | 101 |
| 〔美国〕马戈·法伊尔 | |
| 史蒂芬娜的选择 | 106 |
| 〔美国〕托马斯·弗莱明 | |
| 一颗善良的心 | 115 |
| 〔美国〕卡拉·瑞德 | |
| 生日礼物 | 120 |
| 〔美国〕马维斯·伯顿·弗格逊 | |
| 云襟胸怀 | 122 |
| 〔美国〕贾莱斯·凯瑟·莱斯特 | |
| 至高无上的爱 | 127 |
| 〔美国〕考·约翰 | |
| 化险为夷 | 130 |
| 〔美国〕艾琳·哈迪 | |

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爱上圣母玛利亚的小女孩 | 133 |
| [美国]穆里尔·麦克诺顿 | |
| 为了约翰的女儿 | 138 |
| [美国]迈博·巴比·李 | |
| 一件丝裙的故事 | 143 |
| [美国]贝蒂·B.杨斯 | |
| 送给哈里斯太太的鲜花 | 151 |
| [英国]保罗·加利克 | |
| 请原谅我们 | 161 |
| [德国]奥恩托 | |
| 小丑的眼泪 | 167 |
| 约·马·齐默尔 | |
| 爸爸的老师 | 174 |
| [意大利]亚米契斯 | |
| 一封寄给上帝的信 | 180 |
| [墨西哥]格雷戈里奥·洛佩兹 | |
| 一碗清汤荞麦面 | 185 |
| [日本]玲木立夫 | |

下 卷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迟到的悔恨 | 193 |
| 肖复兴 | |
| 赋得永久的悔 | 197 |
| 季羡林 | |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秋天的怀念 | 203 |
| 史铁生 | |
| 合欢树 | 205 |
| 史铁生 | |
| 无缘坂 | 209 |
| 张承志 | |
| 父爱天空下我是最幸福的那片云 | 214 |
| 舒 婷 | |
| 牵挂 | 220 |
| 李 璦 | |
| 携恩情走过 | 224 |
| 李 璞 | |
| 母亲的羽衣 | 227 |
| 张晓风 | |
| 拥你入睡 | 233 |
| 肖复兴 | |
| 缆车里有一双高举的手 | 237 |
| 乔 叶 | |
| 父爱 | 240 |
| 贺爱民 | |
| 家中的亲情 | 242 |
| 陈丹燕 | |
| 妈妈喜欢吃鱼头 | 247 |
| 陈运松 | |

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瓜籽 | 249 |
| 鲍尔吉·原野 | |
| 我就要这一个父亲 | 251 |
| 李 峰 | |
| 花店的传统 | 257 |
| 虽 然 | |
| 永远的蒲公英 | 260 |
| 尹 红 | |
| 悠悠寸草心 | 263 |
| 石 虹 | |
| 母爱的天空泪雨滂沱 | 265 |
| 张正直 | |
| 二十岁,我哭了 | 271 |
| 周 晴 | |
| 读不懂的大哥 | 274 |
| 李长春 | |
| 家有小弟 | 278 |
| 迟 慧 | |
| 拣麦穗 | 285 |
| 张 洁 | |
| 家门之内 | 289 |
| 李 琦 | |
| 我找故乡我找家 | 292 |
| 罗 米 | |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 | 298 |
| 刘继明 | |
| 认干妈 | 303 |
| 李长春 | |
| 两件毛衣 | 307 |
| 王玲玲 | |



上

卷





父亲、儿子与我

[美国]沃特·哈林顿



男孩最终会认识到他就是父亲的儿子。父亲的模样在我记忆中总是那样：松软的头发，整洁的衣服，敏锐的目光和被太阳晒得发红的脸庞。然而有所改变的是他的脾气和耐心，这并非是孩子气的回忆，我只是不明白到底我们俩谁真的改变了。

儿子马瑟和我曾到亚利桑那州去看他，这位六十七岁的祖父竟然还翻出吉他，弹歌给马瑟听。“你知道《哦，给我一个家——那儿有水牛在漫游》这支歌吗？”我父亲问道。

这时，四岁的马瑟却正陷在长沙发里，自顾自地拨弄着琴弦。他还知道该怎样与祖父交谈呢！

父亲与我过去曾有过很大的分歧。我们经历过所有古老的仇恨与背叛。我有过一群怪异的朋友、怪异的装束和怪异的信仰。到现在我还能生动地记得一个“彻悟”。记得那时终于有一天，我彻底领悟到：我绝对不是父亲那种人。不用证明也确信无疑。



我小的时候，父亲总不在家。他是个牛奶工，每周得工作七天。工作时，他总是个严厉的监工。如果有谁屡次违反规定，晚上他就要惩罚人了，而惩罚也不过是一顿斥责或大吼而已。

那时，我坚信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就必须勇敢地站起来与他抗争，甚至不惜动用拳头。

记得有一天，我和一群伙伴把中学停车场的路障埋在一堆木柴下面，木柴是为每年的“回家篝火会”准备的。我们讨厌那些家伙们，因为有了路障，每天我们都只能等公共汽车开走后才能上车回家。我认为这个恶作剧特别有意思，并无意中告诉了父亲。他非但不觉得有趣，还命令我跟他一块去把它们再挖出来！设想一下，在十六岁的男孩心里有比这更具侮辱性的吗？当时我就断然拒绝。那时看得出父亲要发怒了，心想：“考验我的时刻到了！”

出乎意料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摇了摇头，便独自走了。第二天，伙伴们告诉我，他们在柴堆那儿看到了父亲，他竟然当着几十个小孩的面爬进柴堆，把路障挖了出来。此事他从未提起，直到现在也没告诉过我。

除了这些对抗，我从来没怀疑过他对我的爱，这份爱伴我们共度艰难时代。至今仍有许多温暖的记忆留在我心里：我们曾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球赛；在伊利诺斯州科莱特的石头小径上散步；黄昏唱着《红河谷》开车回家……

他以他的方式对我微笑，以他的方式含蓄赞扬，让我知道他为我和我所做的而骄傲。从玩笑中我总能感觉出他从不说出的伟大的爱。再长大些时，我才懂得男人们就是这

样表示他们的关心，而不露出细腻情感的。同时我也不知不觉地模仿着，总用告诉他“鼻子真大”、“领带真难看”来表示“我爱你”。

在记忆中，他从未抱过我、亲过我或对我说他爱我。记得一个星期天的早晨，我依偎在他身边，头枕着他的胳膊，装模作样地假睡，那温暖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。可那时，男人们，即使小男孩们也从不亲吻拥抱，他们只握手。

许多次在不得不返回大学时，我特别渴望抱抱他，但是肌肉就是不受头脑支配。于是我只抱了抱妈妈，和父亲握手告别。

到现在我不得不承认，与小时候的“彻悟”相反，我特别像父亲。我们有同样的幽默同样的固执，甚至连声音都一样。

因为某些说不清的原因，几年前，我曾与父亲不联系也不来往。但后来我决定不再固执下去，出其不意地去看望他。在那两天里，我们谈了许久，但什么都没谈，而且只字未提我们已有五年没见了。

临走时心想：与父亲真正和好已不可能了。但两天后，令我惊讶的却是收到了父亲给我的惟一的一封信。我是作家，父亲是牛奶工。但信的语气、情感、句式和简练就像我自己写的一样。“我知道，如果我还能重活一回，”他写道，“我无论如何要找出时间陪你。这些我们从未意识到过，直到已经太晚的时候。”

从信里得知，他一直看着我离去，当我脑子里正想着我们之间已没有希望的时候，他正告诉自己去把我留住，坐下

和我谈谈。“但,我只是没动,看着你走。”他写道。我这才明白,他的肌肉那时也不受头脑支配。这些正是我最想知道的。不久前,马瑟问我:“儿子长大了能变成爸爸,是吗?”我说:“不,儿子长大了可能会像他爸爸,但决不是他爸爸,他会是他自己。”马瑟没听出任何不同。“儿子长大了能变成爸爸!”他肯定地说,“能!”我没再争,这让我感觉很好。在每个做儿子的人的一生中,总有一个时期为了显示独立而憎恨父亲,但他最终会认识到他就是父亲的儿子。

……临行前,我走到父亲面前,拥抱着他:“我想告诉你,我爱你,而且一直都爱着你!”

田 霞 译